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区域发展 不均衡测度及其动态分解

——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

李豫新, 孙培蕾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 通过测度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及动态分解研究, 可以发现 2000 年—2015 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动趋势; 新疆五大子区域中, 除天山南坡产业带外, 其他区域不均衡水平均呈现整体下降态势, 新疆 15 个地州市不均衡水平也均呈下降态势;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聚集度的变化, 而人口聚集度变化在缩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上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要实现在核心区建设中的区域均衡发展, 新疆应实施“人口向北聚集、产业向南聚集”的策略。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区域发展不均衡; 人口与经济分布; 新疆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7)01-0120-10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7.01.01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区域发展不均衡却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发现, 我国地区差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直在扩大, 并迅速形成了“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的差异化格局^[1]。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远离中国内陆, 经济发展受限, 虽然有相关政策扶持, 但与其他省份相比, 其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 由于不同区域间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风俗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新疆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对内连接广大内地腹地, 对外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 8 个国家接壤, 地理位置尤为关键, 因此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这对新疆而言,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区域发展不均衡严重阻碍了新疆各区域之间良性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损害了新疆整体经济效率。民族、宗教的多样性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使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超越经济层面, 上升为事关民族团结、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积极配合核心区建设, 新疆急需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为此, 本文测度了 2000 年—2015 年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并对其进行动态分解, 据此探讨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程中如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收稿日期] 2016-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稳定—发展’双重目标下新疆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15AGL023)

[作者简介] 李豫新(1962—), 男(回族), 河南唐河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 孙培蕾(1989—), 女, 河南沈丘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新疆与周边国家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

一、文献综述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由来已久,在对地区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测算时,早期学者多选用反映离散程度的指标,如离差、变异系数等指标。覃成林、张华等(2011年)将中国新划分为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测算并分解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变化过程,发现区域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且2004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由增转降的拐点^[2]。秦放鸣、焦音学(2016年)通过将新疆划分为“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区”等五大子区域,测度了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并进行分解发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仍呈现严重不均衡状态,其成因由区域内的不平衡转变为区域间的不平衡^[3]。还有学者借鉴衡量不均等程度的指标来度量区域差距,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Rozelle(1994)通过分解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农村地区逐步进入工业化是1984年—1989年间东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增大的主要原因^[4]。王伟、罗守贵(2014年)以人均GDP为分组基准,测度并比较了我国三大区域间、各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发现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水平在缩小,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水平在扩大^[5]。徐建华、鲁凤等(2005年)通过使用Theil指数的嵌套分解法及小波分析法,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提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差异一直在扩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在扩大而中西部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6]。彭文斌、刘友金(2010年)使用多层次分解的泰尔指数探析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子区域的经济差距,得出我国各省间相对发展率差距较大,三大子区域间经济差距也呈逐年增大趋势^[7]。王淑娟、王笏旭(2015年)使用Theil指数衡量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得出1990年—2012年间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8]。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大多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在测度指标上多选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等,然而,这些指标仅能从静态的角度来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水平,缺少动态视角,更缺少空间含义。本文将人口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来研究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不仅测算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而且还从动态与空间两个角度解析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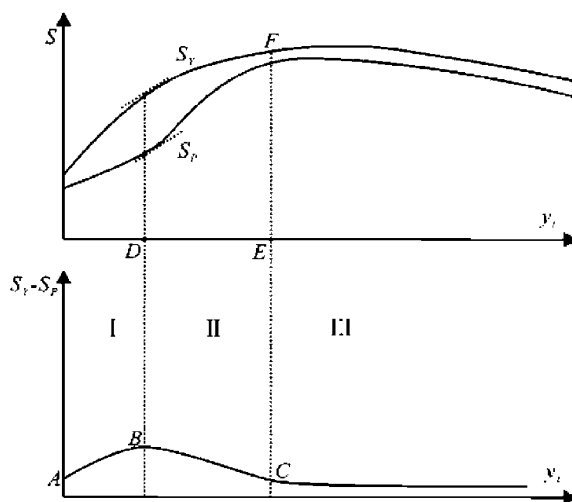


图1 人口与经济集聚的非协同演进过程

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机理解析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均衡,即某一区域容纳了较

多的人口,但却未能获得相应的经济份额,或者是拥有较多的经济份额却未聚集相应的人口。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越高,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越大。依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具有区位、政策等优势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进而形成产业集中,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入,并产生规模经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入、规模经济的产生会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经济的集聚;但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的存在,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往往低于经济集聚水平,在此情况下,该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步演化。这一过程可以用人口与经济集聚的非协同演进来反映,如图1所示。

图1上部分反映了某地区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的变化趋势,下部分则以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偏离度大小(即 $S_Y - S_P$)间接反映该地区发展不均衡水平的变动趋势。在初始阶段(阶段Ⅰ),该地区由于资源、区位等优势导致产业不断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使经济份额不断上升,从而该地区逐渐成为发展的中心区。中心区的形成使本地市场效应发挥作用,吸引更多的产业入驻该地区,这促使生产配套设施更加完善,运输成本降低,进一步引发聚集经济。产业的增多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使该地区人口份额不断增加,而劳动力的集聚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诱导产业继续向该地区集聚,使经济份额不断增加下去,但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等存在,人口集聚速度往往慢于经济集聚速度,映射到图1上部分, S_P 曲线的斜率小于 S_Y 曲线的斜率。此时,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且随着人口与经济集聚的非协同演进,不均衡水平逐渐增大,映射到图1下部分, $S_Y - S_P$ 表现为值向B点移动,当 S_P 曲线的斜率与 S_Y 相等时,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最大。随着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入速度会大大增加,而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过多的产业集聚会形成生产上的外部不经济性,引起市场拥挤效应,使经济份额增速放缓,映射到图1上的阶段Ⅱ,该地区不均衡水平逐渐下降。当处于F点时,该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大致持平,映射在图1下部分的C点,即该地区不均衡将稳定在C点的较低水平(如阶段Ⅲ所示),但却不会消失。这主要因为,一方面该地区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仍优于其他外围地区,人口将继续流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上的外部不经济性等,该地区产业向周边扩散,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产业扩散速度加快,当产业扩散速度与产业集聚速度相等时,该地区经济份额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而人口份额的增加及经济份额的下降使该地区不均衡水平再次呈现扩大趋势。

三、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的测度

选取新疆15个地州市2000年—2015年的人口数据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作为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及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综合考虑地理、历史等因素以及新疆“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分为五大子区域^①: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区、西北疆地区、天山南坡产业带和南疆三地州,其中天山南坡产业带和南疆三地州属于南疆地区,其余地区属于北疆地区。

(一)度量指标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角度出发构造出三个衡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的指数(张车伟等,2013):R指数、M指数和V指数,其中R指数反映了单个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M指数和V指数则反映了空间整体的不均衡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R \text{ 指数: } R_i = \frac{\text{人均 } GRP_i}{\text{人均 } GRP} = \frac{\frac{GRP_i}{POP_i}}{\frac{GRP}{POP}} = \frac{GRP_i}{GRP} \times \frac{POP}{POP_i} = \frac{S_Y^i}{S_P^i}$$

^① 天山北坡经济带包括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东疆地区包括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西北疆地区包括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天山南坡产业带包括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疆三地州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式中, R_i 表示 i 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 S_Y^i 表示 i 地区占整个区域的经济份额, S_P^i 表示 i 地区占整个区域的人口份额。 R_i 的取值范围为 $[0, \infty)$, 当指数小于 1 时, 表明该地区人口份额大于经济份额, 此时该地区人均 GRP 水平低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 该地区为经济发展较慢区域, 且 R 指数越小, 该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越大; 当 R 指数大于 1 时, 表明该地区经济份额超过了人口份额, 且人均 GRP 水平高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 则该地区为经济发展较快区域, 且 R 指数越大, 则表明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越大; 当 R 指数等于 1 时, 表明该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相等, 人均 GRP 水平等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 则该地区为协调发展区域; 当地区 R 指数越接近于 1 时, 表明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越小。

M 指数: $M = \sum_i |S_Y^i - S_P^i|$

式中, M 取值范围为 $[0, 2]$, 当 $M=0$ 时, 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完全匹配, 也就是说各地区拥有相同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 该区域均衡发展; 当 $M=2$ 时, 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完全不匹配; 即经济与人口完全集中到不同的两个区域, 该区域发展极不均衡; 当 M 指数越接近于 0 时, 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越小, 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也越小, 当 M 越接近于 2 时, 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越大, 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也越大。

根据标准差的计算方法得到指数, 它反映的是该区域空间整体的不均衡程度。V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V \text{ 指数: } V = \sqrt{\sum_i (S_Y^i - S_P^i)^2}$$

(二)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1.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整体测度

通过 M 指数和 V 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到 2000 年—2015 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演变趋势图(见图 2)。由图可知, M 指数和 V 指数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0 年—2002 年,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其 M 指数和 V 指数分别由 0.77 和 0.21 下降到 0.73 和 0.19; 第二阶段为 2002 年—2008 年,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 其 M 指数和 V 指数分别由 0.73 和 0.19 上升到 0.79 和 0.20, 这主要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 北疆地区借助其与内地联系更紧密的区位优势, 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拉大了与南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第三阶段为 2008 年—2015 年,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波动中下降趋势, 其 M 指数和 V 指数分别由 0.79 和 0.20 下降到 0.66 和 0.15, 因为这一时期, 国家为缩小新疆南北疆区域差距, 实施“对口援疆”计划, 重点对南疆多个地区进行援助, 使南疆地区经济份额上升, 另一方面, 自治区政府鼓励南疆地区多余的劳动力人口转移, 南疆地区人口份额下降, 这一升一降使区域不均衡水平下降。综上所述,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先下降, 然后波动中扩大, 再波动中缩小的态势, 尤其是 2011 年之后 M 指数和 V 指数呈现一致稳定的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 2011 年后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正逐步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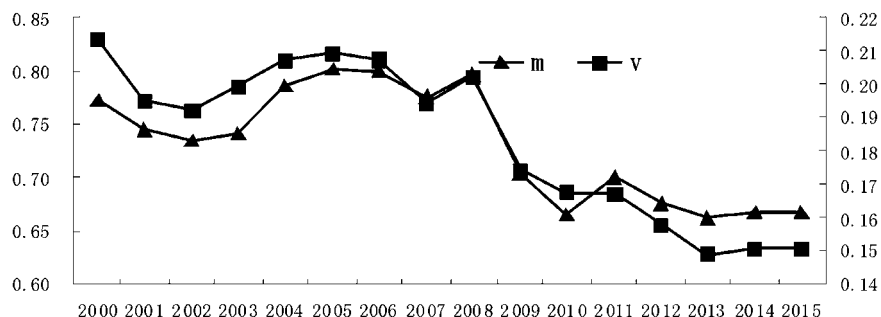


图 2 2000 年—2015 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演变趋势图

2.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地区测度

使用上文构建的三个描述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的指数, 描述 2000 年以来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情况。通过计算新疆五大子区域的 R 指数可以得出, 2000 年—2015 年, 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东疆地区的

R 指数始终大于 1 且均呈下降趋势,分别由 2.32 和 1.37 下降到 1.91 和 1.26,说明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东疆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都在下降,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 R 指数始终较大,说明其不均衡水平仍较大;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的 R 指数始终小于 1 且均呈上升趋势,分别由 0.71 和 0.30 下降到 0.83 和 0.32,说明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也在下降,但南疆三地州不均衡水平较西北疆地区大;天山南坡产业带的 R 指数处在 0.99~1.11 之间,说明其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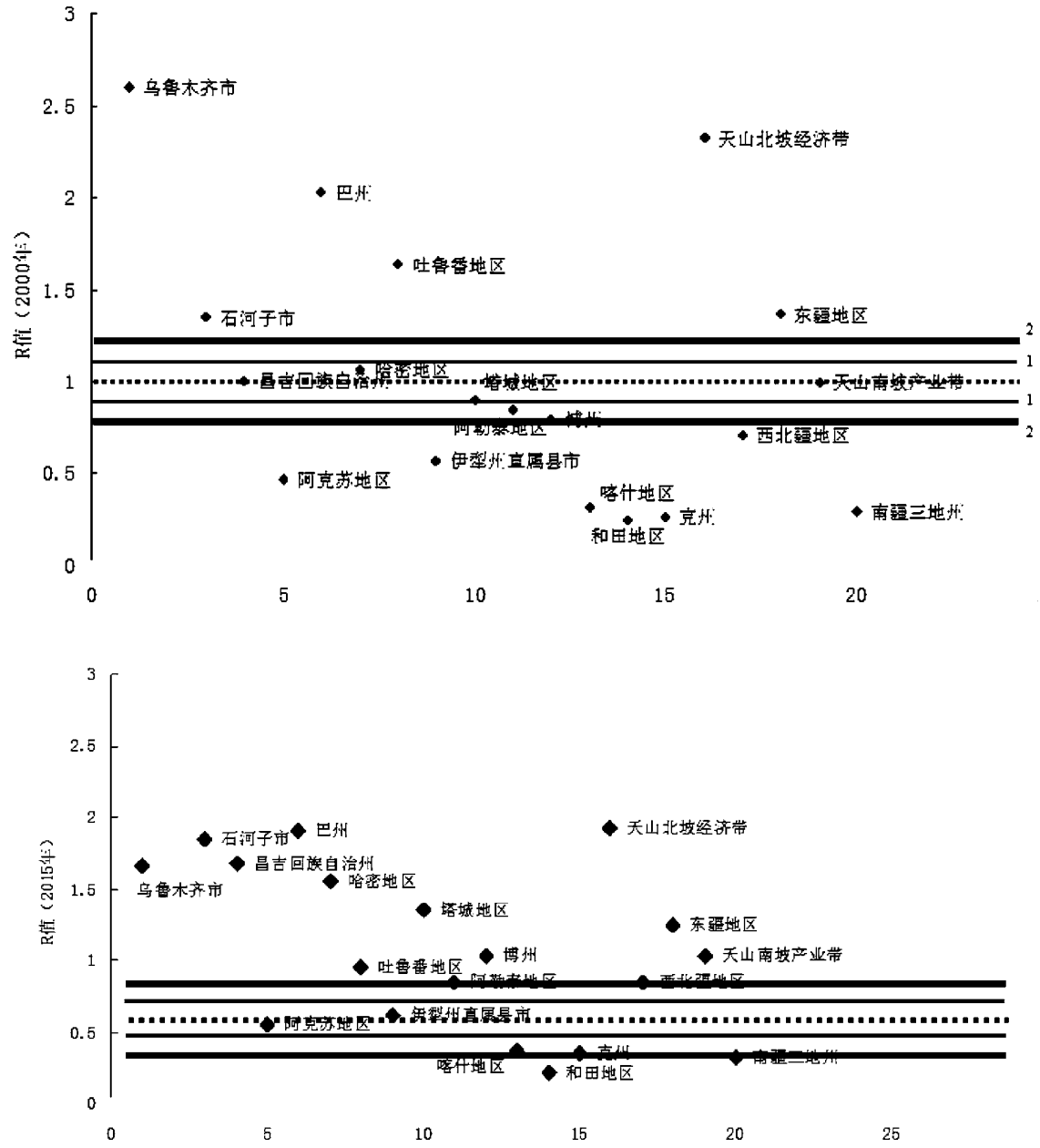


图 3 2000 年和 2015 年新疆五大子区域和 15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

通过计算新疆 15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可以得出,2000 年,新疆 15 个地州市中 R 指数大于 1 的有 7 个,其中有 6 个属于北疆地区,这些地州市也是新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克拉玛依市的 R 指数最大,为 7.70,说明克拉玛依市的经济产出相对规模远远大于人口相对规模,其次是乌鲁木齐市和巴州,R 指数分别为 2.60 和 2.03;南疆地区的 5 个地州市中,有 4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小于 1,说明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普遍缓慢,其中,和田地区的 R 指数最小,仅为 0.25。2015 年,新疆 15 个地州市中 R 指数大于 1 的

有 8 个,有 7 个属于北疆地区,其中,克拉玛依市的 R 指数仍然最大,但其值下降为 5.18,说明克拉玛依市区域发展仍极不均衡,但其不均衡水平在下降。其次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R 指数为 1.85,相对于 2000 年来说其指数也呈现下降趋势;南疆地区的 5 个地州市中,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及和田地区的 R 指数仍小于 1,但与 2000 年相比,除和田地区外,其余 3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 3 个地州市不均衡水平在下降。

根据国家发展经验,按照不均衡水平的区间可将区域进行分类;R 指数值处于 0.9~1.1 区间内的地区为高度均衡地区,0.8~1.2 区间内的地区为中度均衡地区,0.7~1.3 区间内的地区为低度均衡地区。图 3 刻画了新疆五大子区域和 15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分布,图中两条线 1 之间的带状区域为高度均衡区间,线 1 与线 2 之间的两个带状区域为中度均衡区间,中间的虚线是完全均衡线。可以看出,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东疆地区处在中度均衡区间的上边界之外,且天山北坡经济带偏离程度更高;天山南坡产业带处在高度均衡区间内;南疆三地州处在中度均衡区间的下边界之外;西北疆地区向中度均衡区间移动。因此,若以中度均衡为标准,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南疆三地州不均衡程度较高,东疆地区和西北疆地区次之,而天山南坡产业带不均衡程度较低。从动态角度看,2000 年—2015 年五大子区域和 15 个地州市的 R 指数均呈向完全均衡线靠拢的态势,说明新疆区域不均衡程度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四、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动态分解

(一) 度量指标

为研究新疆区域不均衡变动的动态机制,尝试着将区域发展不均衡分解为经济聚集度和人口聚集度变动的影响。R 指数是一个分数且不涉及正负号问题,因此可以进行分解。对 R 指数进行全微分,将其分解为经济聚集效应 A 与人口聚集效应 B,以解析新疆区域不均衡变动成因,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ext{经济聚集效应: } A: A = \frac{1}{\Delta R \cdot S_p} \Delta S_Y \cdot 100\%$$

$$\text{人口聚集效应: } B: B = \frac{S_Y}{\Delta R \cdot S_p^2} \Delta S_P \cdot 100\%$$

式中, ΔR 、 ΔS_Y 、 ΔS_P 分别为考察期内 R 指数、经济份额、人口份额的变动情况, S_Y 、 S_P 为期初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经济聚集效应 A 表示经济份额的变动对区域不均衡水平变动的解释,人口聚集效应 B 表示人口份额变动对区域不均衡水平变动的解释,因此,经济聚集效应 A 和人口聚集效应 B 可以用来研究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的成因。

(二) 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动态分解结果分析

1. 新疆整体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过程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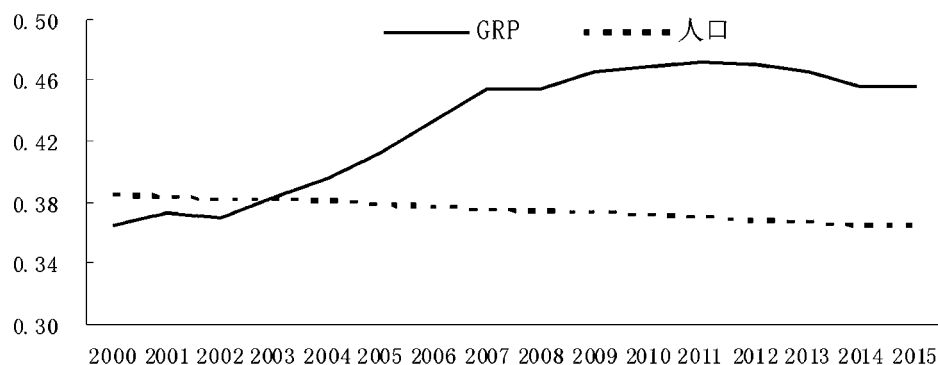


图 4 2000 年—2015 年新疆人口与经济聚集趋势图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角度出发,区域发展不均衡来自于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不一致性。用基尼系数简单度量新疆 15 个地州市人口与经济聚集程度(见图 4)。2000 年—2015 年,新疆经济聚集度整体呈现增强趋势,其基尼系数由 0.37 增长到 0.45,2000 年—2002 年,新疆经济聚集度基本保持不变,2002 年—2006 年,经济聚集度保持较快增强趋势,2008 年以后经济聚集度呈现“稳中有降”趋势;人口聚集度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程度很小,其基尼系数由 2000 年的 0.38 下降到 2015 年的 0.36。通过以上可以看出,2000 年—2015 年,新疆的人口聚集程度与经济聚集程度的变动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导致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的变化。

2. 新疆五大子区域不均衡变动分解

通过上文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情况可知,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共经历三个阶段:2000 年—2002 年、2002 年—2008 年以及 2008 年—2015 年。根据这三个阶段计算新疆五大子区域的经济聚集效应 A 和人口聚集效应 B,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进行分解,结果如表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当经济份额变动方向或是人口份额变动方向与 R 指数变动方向不一致时,经济聚集效应或人口聚集效应为负值。

表 1 分阶段新疆五大子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分解结果

地区	第一阶段:2000 年—2002 年				第二阶段:2002 年—2008 年				第三阶段:2008 年—2015 年			
	A	B	R2000	R2002	A	B	R2002	R2008	A	B	R2008	R2015
天山北坡经济带	41.67	60.31	2.32	2.25	-223.05	330.52	2.25	2.20	22.71	88.42	2.20	1.92
东疆地区	96.51	3.95	1.37	1.21	-10.02	105.87	1.21	1.26	694.67	-601.71	1.26	1.25
西北疆地区	88.98	10.05	0.71	0.78	135.90	-37.85	0.78	0.74	39.17	53.13	0.74	0.84
天山南坡产业带	113.95	-13.61	0.99	1.02	-385.23	481.87	1.02	1.03	-459.16	555.03	1.03	1.03
南疆三地州	122.54	-23.36	0.30	0.29	112.78	-13.49	0.29	0.27	109.87	-8.38	0.27	0.32

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下降趋势,其 R 指数从 2.32 下降为 1.92。第一阶段,A 效应和 B 效应均为正值,且前者小于后者,说明在此阶段 A 效应和 B 效应均对天山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的下降有正向推动作用,且 A 效应的贡献要小于 B 效应;第二阶段,A 效应为负,B 效应为正,说明此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份额上升,但是其上升未能抵消由于人口净流入而导致的人口份额的上升,最终导致不均衡水平下降;第三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下降趋势明显,A 效应和 B 效应均正向推动了不均衡水平的下降,且后者的贡献远远大于前者,因为此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增速相对下降,其经济份额由 49.0%下降为 47.7%,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而人口份额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

东疆地区的 R 指数一直大于 1,其中第一阶段、第三阶段的 R 指数上升,第二阶段的 R 指数下降。第一阶段,A、B 效应均为正,且 A 效应远远大于 B 效应,这说明此阶段导致东疆地区不均衡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份额的下降;第二阶段,A 效应为负,B 效应仍为正,且东疆地区不均衡水平上升,这说明此阶段东疆地区经济份额下降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下降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口份额下降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的上升;第三阶段,A 效应为正,B 效应为负,这说明此阶段不均衡水平增大主要是因为东疆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份额下降所致。

西北疆地区是新疆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其 R 指数维持在 0.8 左右。第一阶段,A、B 效应均为正,且前者远大于后者,说明此阶段经济份额增加是西北疆地区不均衡水平减小的主要贡献者;第二阶段,A 效应为正,B 效应转变为负,说明此阶段西北疆地区不均衡水平扩大主要是因为本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经济份额下降所致;第三阶段,西北疆地区 R 指数增大 0.1,远高于新疆其他区域,是五大之区域中发展最快的地区。

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发展较为均衡,其 R 指数维持在 1 左右。第一阶段初始,天山南坡产业带经济份额小于人口份额,R 指数小于 1,之后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向天山南坡产业带倾斜,其经济快速发展,到 2002 年经济份额大于人口份额,R 指数大于 1;第二阶段,天山南坡产业带不均衡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其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份额快速上升,而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的存在,人口流入速度缓慢;第三阶段,该区域不均衡水平基本保持不变,A 效应为正,B 效应为负,这意味着在该阶段天山南坡产业带经济份额变动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的变动足以抵消人口份额变动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的变动,最终不均衡水平基本无变化。

南疆三地州是五大子区域中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其 R 指数维持在 0.3 左右。前两个阶段不均衡水平一直在上升,且 A 效应均为正,B 效应均为负,说明这两个阶段不均衡水平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导致的;第三阶段不均衡水平呈现下降趋势,A 效应为正,B 效应为负,说明此阶段不均衡水平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份额的上升所致,这主要是因为,为减小新疆区域发展差距,国家及自治区加大了对该区域的扶贫开发,其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改善,带动了南疆三地州产业的发展。

3. 新疆 15 个地州市不匹配变动分解

计算新疆 15 个地州市的经济聚集效应 A 和人口聚集效应 B,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进行分解,结果如表 2 所示。第一阶段,不均衡水平增大和减小的地州市数量大致相等,其中有 7 个地州市的不均衡水平在减小;第二阶段,多数地州市的不均衡水平在增大;第三阶段,有 10 个地州市的不均衡水平在缩小。从经济聚集效应 A 和人口聚集效应 B 的贡献度角度看,总体上来说,2000 年—2015 年,经济聚集效应 A 在新疆各地州市不均衡水平的变动中起主导作用,贡献度基本上在 50% 以上,很多地州市甚至超过了 100%;在第三阶段,北疆地区的大多数地州市不均衡水平在减小,且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些地州市的人口聚集效应 B 的贡献度有增大趋势。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西部大开发后,新疆各地区特别是南北疆地区发展差距逐年增大,国家和自治区政府为缩小差距,加大了对南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使南疆地区经济增速加快;另一方面,为维护边疆稳定安全,自治区政府出台政策加快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鼓励南疆地区劳动人口向新疆发展较好地区转移。

表 2 分阶段新疆 15 个地州市不匹配变动分解结果

地 区	第一阶段:2000~2002 年			第一阶段:2002~2008 年			第一阶段:2008~2015 年		
	A	B	R2000	R2002	A	B	R2002	R2008	A
乌鲁木齐市	67.59	34.87	减小	16.98	102.64	减小	-60.83	188.84	减小
克拉玛依市	92.89	7.71	减小	319.85	-201.26	增大	127.68	-41.28	减小
石河子市	75.77	25.09	减小	104.40	-4.69	减小	69.45	27.00	减小
昌吉回族自治州	112.52	-10.62	增大	-20.94	111.89	增大	69.01	23.69	增大
伊犁州直属县市	103.83	-4.06	减小	114.32	-14.94	减小	68.04	26.71	缩小
塔城地区	96.01	2.73	增大	137.97	-42.81	增大	26.61	63.24	增大
阿勒泰地区	255.40	-158.29	减小	-30.93	126.85	增大	541.84	-453.09	减小
博 州	154.46	-56.13	减小	101.43	-1.32	增大	40.23	48.39	减小
吐鲁番地区	110.45	-11.84	减小	-68.00	163.34	增大	113.88	-21.75	增大
哈密地区	77.88	24.67	减小	36.34	60.08	增大	52.39	41.45	增大
阿克苏地区	100.88	-0.63	增大	111.21	-17.61	减小	83.47	12.63	增大
巴 州	97.03	3.49	减小	114.29	-11.68	增大	142.19	-46.73	减小
喀什地区	125.32	-25.99	减小	70.01	29.13	减小	115.91	-13.95	增大
和田地区	110.94	-12.03	减小	103.28	-4.27	减小	107.57	-6.36	增大
克 州	85.15	13.85	增大	93.57	7.85	减小	97.63	1.56	增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角度重新审视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揭示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变动趋势并对其变动进行动态分解,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对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发现,2000年以来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2002年,其不均衡水平呈下降趋势,第二阶段是2002年—2008年,不均衡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局部有波动,第三阶段是2008年—2015年,不均衡水平呈波动中下降趋势,且从2011年开始不均衡水平在逐步收敛。

第二,通过对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地区测度发现,2000年—2015年新疆五大子区域中,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区、西北疆地区以及南疆三地州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均呈整体下降态势,但天山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仍较大,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最低;新疆15个地州市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均呈下降态势。

第三,通过对新疆五大子区域和15个地州市不均衡变动进行分解发现,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主要是由于经济聚集度的变化所致,而人口聚集度变化影响程度有限,但人口聚集度的变化在缩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方面的作用在不断增大。

(二) 政策建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程中,有效缩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任重而道远。本文基于研究结果认为,要实现在核心区建设中的区域均衡发展,新疆应实施“人口向北聚集、产业向南聚集”的策略,具体到五大子区域均衡发展而言:

天山北坡经济带以聚集人口为主。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新疆“核心区”建设中新的增长极,其经济聚集度远大于人口聚集度,因此要实现该区域均衡发展需以人口的聚集为主。对此,自治区政府在制定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政策时,应充分地考虑促进内地及新疆其他地区劳动力流入的政策体制建设,稳定现有的外来人口,实现更多的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化,提高本地区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积极吸纳外来就业人口。

东疆地区和天山南坡产业带要把产业扩张和人口聚集并重。东疆地区和天山南坡产业带地区发展水平与新疆整体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但其所占经济份额较小且人口素质不高。因此东疆地区和天山南坡产业带应积极配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通道的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中通道作为主轴,带动沿线城市、重点城镇及陆路口岸的开放和建设;积极引进外资加速产业扩张;建立健全流动人才的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人才特别是第三产业人才的引进,以扩大人才资源;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提高区域文化素质水平。

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以经济聚集为主。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经济聚集落后于人口聚集,导致其发展偏离新疆整体平均水平,因此应积极发展经济。立足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资源禀赋及优势条件,如油气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并延长优势产业链,力争此优势产业成为全疆甚至是全国的有影响力的产业;积极借助“对口援疆”计划,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实施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大型企业落户,加强与援疆省份的对口联系,完善机制,实现在项目、人才、产业等方面有序对接;边境地区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的对外合作平台,积极开拓中亚、欧洲等国外市场,促进企业“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 覃成林,姜文仙. 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J]. 开发研究,2011,(01):14-18.
- [2] 覃成林,张华,毛超.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辨析、判断标准与评价方法[J]. 经济体制改革,2011,(04):34-38.

- [3]秦放鸣,焦音学.“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及应对之策[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1-7.
- [4]ROZELLE 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4,19(3):362-391.
- [5]王伟,罗守贵.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动研究——基于三个层次的区位基尼系数[J].上海管理科学,2014,(05):1-4.
- [6]徐建华,鲁凤,苏方林,卢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5,(01):57-68.
- [7]彭文斌,刘友金.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J].经济地理,2010,(04):574-578.
- [8]王淑娟,王笏旭,李豫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5,(01):72-80.
- [9]张车伟,蔡翼飞.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J].人口研究,2013,(06):3-16.

Estimation and Dynamic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Xinjia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Matching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Distribution

Li Yuxin, Sun Pei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0)

[Abstract]Through esti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Xinjiang and dynamic decomposition study, we have found from 2000 to 2015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Xinjiang shows the dynamic trend of "decreasing — increasing — decreasing" pattern. In the five sub-regions, all, except Tianshan southern slope industrial zone, show general decreasing trend in ter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15 prefectures and cities also show the similar decreasing trend.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aggreg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chang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Xinjiang, and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re playing a growing role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areas, Xinjiang shoul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population aggregates northward and the industries aggregate southward".

[Key words]Silk Road economic zon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distribution; Xinjiang

(责任编辑 戴 正 责任校对 戴 正)